

# 我珍贵“怜悯”这两个字，这需要一点勇气面对自己

黄永玉

近来上海的友人去看了我的木刻展，说了不少我几乎忘记了的老话和对拙作鼓励的佳言，可惜我老了，老到今天身不由己的面目。我前几年摔了一跤，这一跤下去，接二连三的真正地“老”了起来，要不然我就会说自己从未老过。那时候站在电升降机上，在画墙边上动不动就十一二个钟头。

现在呢，不行了，坐着写东西，画东西十个钟头还算经常，朋友来聊天，坐几个钟头还行，就是站起来去洗手间要人帮忙了，要不然自己的展览会能不飞过来吗？就能看到上海的朋友们，一起去吃饭，喝茶神聊。

我二十一岁，刚到上海圆明园路的文汇报实际上是我的“温食处”，新老熟人特别多，杨卓之，杨重野，马岭，还有叶闻，他说在江西认识我时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，还有宦乡、陈钦源，黄裳、唐弢是以后才认识的。那时的大公报副刊编辑是刘北汜，他是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，同在上海，我们很少谈到他了，他喜欢汪刃锋的木刻。我跟萧乾、潘际垌、韦无来往，和报馆没有直接关系。

有一件事情值得提一提了，文汇报

当年有个纪念会，送的书签就是我刻的木刻拾麦穗，上有郭老的一些题字，今天的展览场中还能看得见，这幅小东西，我仍然觉得刻得还不错（右上图）。

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的“八年”里，我写了好大一堆参加被封了门的文汇报新年晚会的快乐段子。那时候大门封了，进出要走左边高墙小甬道。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那时候都依靠进步报馆和杂志的稿费过日子，一下子都没有了。用广东话讲就叫做“冇得搵食了”，从粥少僧多到相濡以沫，依然是那么兴冲冲地一天也不停地抓住木刻刀在木板上奔跑。

我仗仗的身边那么多高尚的老人家，老大哥。

最接近的是李桦先生，记得我很早就和他通信了。到上海，在大名路木刻协会楼上见到他，我几乎要哭出来，和他讲抗战之苦，好像抗战是我一个人抗日似的，把一桩桩委屈的事向他倾吐，他住在虹口狄斯威路。有一天我上他家，他说南京路大光明戏院上演华特迪斯尼的卡通片《幻想曲》，听说非常好，我们马上去看。我买了两张票，现在就走，“你怎么晓得我会来？”我

问他。“我猜，这时候你一定会来！”两个人一起出门，向四川路有轨车终点站走去。就我们两个人，来到四川路终点站，他问我有没有搭电车到南京路大光明电车站的票钱。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奇怪，“怎么一个人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？”我说：“上你这里来，刚好用完了。”他踌躇了一下说：“好吧，我陪你走到大光明戏院去！”他口袋里不是没有钱，他口袋里起码还有，看完电影之后，一个人坐电车回来的钱，他口袋里再多不出一份请我坐电车的钱，他又不忍心让我这时候一个人走到大光明戏院去。我们一边走，一边聊天，也真忘记两个人一路上聊了些什么。我以后有幸大半辈子跟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一起工作，也没有想到几时找个时间，好好回忆回忆那段故事。现在把这个故事讲给年轻人听，他们会不会认为这是我瞎编的废话？

木刻协会办公室两位坐在办公桌边办公的先生，一位叫邵克萍，一位叫杨可扬，不上楼则罢，上楼准看到他们，都是第一次见面，熟到是可不是有点熟，1943年在长乐民众教育馆帮助同事

李绍华学木刻，买木刻刀，写信给野夫先生，代回信的就是邵克萍先生。

打交道，买木刻刀，后来变成木刻艺术讨论起来。记得他在来信批评我的木刻怪得像安徒生童话，这是一种好意的劝告。我那时就想，这意思好坏先不论，起码像个安徒生童话也不坏！至于阿杨，可惜没机会来往。我欣赏他的一幅木刻，“出了事的街”，人们在交谈，街那头不知出了什么事，难得他找到这么有意思的题目。那么甜蜜，那么朴素、饱满的内容。解放后，听说他在上海当了美术界的官，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祝福和信心，他会当得好。还有想要说的是——野夫先生是我尊重的前辈，原来他以前结过婚，前夫人由阿杨一直一声不响地奉养着；那位前夫人是阿杨妻子的亲姐。

我喜欢上海的原因很多，有许多高到天上洋房子都是真的，可以随便地在它们底下走来走去。有许多写书有学问的老人家都有机会见得到，有无线电和报纸。国民党做坏事怕人知道，中央社就帮忙掩盖，共产党的新华社就在报纸上拆穿它。在上海有机会看到很多

外国的知识，欣赏到外国的艺术，扩大了眼界。在上海看到好多邪恶，也看到马上就要到来的理想……

至于吃东西，那时候还谈不上品评。记得在大兴公司开完木刻展，大家到一家餐室吃俄国大餐，一碗汤，一盘猪脚饭，还有一杯茶，幸福地对人说，明年木刻展之后，希望再来这里。

我在上海忙成这个样子，哪里还有机会到外头写生，也没想过写生，写完生之后拿来做什么？我也没有机会学上海话，只记得一次去愚园路找林景煌，到了终点，买票的还有两分钱没有找还给我。电车里只剩下他和我，我只有开口问他要，他从老皮口袋里掏出两分钱，狠狠地交给我。等我下了电车，这位售票员先生从窗口伸出前胸，手指着我（xxx，瘪三）。我听了这话，笑弯了腰，不知说什么好，想必他也在纳闷，这人挨了骂怎么还笑？我算是第一次学会两句上海话，至今还能朗朗上口。

我珍贵“怜悯”这两个字，这需要一点勇气面对自己。

二零二二年一月六日



序跋精粹

## 别开生面的书话录

陈子善

翻开《黄裳书影录》，第一部书影就是黄先生脍炙人口的《锦帆集》。此书初版本已颇少见。我最初所藏为香港偷印本，开本竟比原版本还大。我躊躇再三，鼓足勇气拿去请黄先生签名。他翻了翻，瞪我一眼：这是港商盗印的！但还是给我签了“黄裳”两字，上款和铃印则一概免了。后来我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初版本，是已故香港藏书家方宽亮先生的旧物。这次拿去请黄先生签名。他颇为高兴，大笔一挥：

此为余平生著作始刊之书，绝少见。子善兄得之香港，幸事也。

黄裳 甲申三月

之所以举出这个例子，无非是想说明黄先生的著作尤其是早年著译，不少均已成了新文学的珍品，“黄迷”人见人爱，也人见人抢，搜集极为不易。

黄先生的著译，从版本源流角度视之，其实是比较复杂的，他自己就曾提醒过我。如有名的“珠还系列”，先后有《珠还集》《珠还记幸》和《珠还记幸（修订本）》。《珠还集》1985年5月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，《珠还记幸》也是1985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，两书有同更有异，半数以上篇章不同。黄先生1985年9月先赠我《珠还记幸》，隔了一段时间，他又赠我《珠还集》，在《珠还集》前环衬题字曰：

此香港印本，与内地本不同，亦版本异同之一事。子善兄藏

黄裳 甲申中秋盛暑

“甲申”当为“甲子”（即1985年）之笔误。显然，黄先生是要我注意他的集子是有“版本异同”的。同名不同书，在黄先生著作中并不是个案。如《晚春的行旅》有香港版和湖南版，《河里子集》有香港版和天津版，《惊弦集》有湖南版和河北版，均各各不同。不同名又部分同书，这个问题在黄先生后期著作中尤其明显和突出。这一切在立民兄这部书影录中均尽可能给予了关注。至于《珠还记幸（修订本）》，还有三联书店2006年4月初版本和2007年4月第二次印刷本的不同。不同在何处？初版本354页误印一幅不相干的插图，第二次印刷本抽去了这幅图。这件事大概只有黄先生、责编郑勇兄和我等少数几个人知道。

还有同书不同名，如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11月初版《山川·历史·人物》和花城出版社1982年5月初版《花步集》，其实是同一本书，不同书名，内容却完全相同。但“花步集”这个书名应是黄先生自己比较喜欢的，可惜的是，他请沈从文先生题写了书名，花城版却没有用而换上了别人的题签。立民兄的书影录已经指出了这一点，我在这里可提供一个进一步的佐证。黄先生在赠我的《花步集》前环衬亲笔题字：

此书请沈从文先生题签，书店弃之，可惜也。

为子善先生题

黄裳

黄先生的遗憾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年已是黄裳先生逝世十周年。十年前黄先生离去后，我在微博上最早发布噩耗，成千上万“黄迷”和博友转发哀悼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我历来认为，纪念一位真正对文学有贡献的作家，最好的办法是重印他的作品和整理关于他的资料。从这个意义讲，立民兄下大工夫编订的这部《黄裳书影录》，正是十分及时和必要。我相信，《黄裳书影录》的问世，必将对黄裳研究有所推动和拓展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也应该有所启示。

壬寅正月初二于上海梅川书舍

本文为《黄裳书影录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）序



## 从《狐假虎威》到《古肥罗》

赵霞

如果不是亲眼目睹，我想不到古肥罗的名号在英语世界居然如此响亮。它出现在儿子学校的阅读书单上，这不稀奇。它有各种通行的版本，硬封的，软封的，立体的，游戏的，这也不算得奇怪。但是临近圣诞和新年，在商场的儿童区逛荡，总是看见印着古肥罗形象的外套、毛衣，还有照着它的样子做的毛绒玩具，这就有些特别的意思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古肥罗并不算得是一类特别有神采的故事角色。图画书《The Gruffalo》于1999年在英国出版，简体中文版于2005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出版，译作《咕嚕牛》。2006年，繁体中文版《怪兽古肥罗》也出版了。这个故事情节是从《战国策》里著名的寓言故事《狐假虎威》演绎而来的一则童话。小老鼠在黑漆漆的森林里散步，遇到了对它不怀好意的狐狸、猫头鹰和蛇，它就编出个怪兽古肥罗的名号，把它们都吓跑了。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到，古肥罗真的出现在它面前，也想吃掉它。小老鼠想了想，告诉古肥罗，自己长得虽小，却是“森林里最可怕动物”，如果不信，大可以跟在它后面看个究竟。好奇心战胜了食欲，古肥罗便跟着小老鼠一路走。动物们看见古肥罗可怕的样子，忙不迭地都躲起来，古肥罗却以为它们都是因为害怕小老鼠，最后也吓得逃跑了。对应起来，古肥罗就是《狐假虎威》里的老虎，它并不是故事的主角。

也许要怪阿克赛尔·舍夫勒的插图，让原本的英雄小老鼠失去了主角的光环，倒成全了古肥罗的名声。古肥罗的模样，照文字里的描写，当是尖牙利爪，骇人可怖。到了舍夫勒的笔下，怪兽的尖牙、利爪、背刺、毒瘤也都齐备，只是画家把那些尖突的锐齿稍稍磨钝，又在轮廓线上添了一丝圆润的弧度。画面上，古肥罗弯着硕壮宽厚的背脊，挺着肥大鼓圆的肚腹，举手投足间掩藏

不住的憨厚，实是有些令人忍俊不禁。这个形象很容易引人联想到莫里斯·桑达克在他著名的图画书《野兽国》中创造的那些似可怕实则可爱的野兽形象，其图像与文字之间对抗和反讽的幽默，也与《野兽国》如出一辙。《幽碧罗》与《野兽国》之间，显然有着互文的亲缘。

当然，其中不只有画面的功劳。朱莉亚·唐纳森的韵文，节奏欢快，明朗活泼，上下句音步之间整齐的对应与热情的回响，使它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可怕的故事。“一只老鼠在又黑又深的丛林散步，一只狐狸看见了这可口的食物”。鼓点似的节奏与韵律，不知不觉间消融着“黑”与“深”的悬疑。哪怕狐狸怀着贪食的发痴，拦住小老鼠的去路，当它说出“小小老鼠去哪玩？去我家吃午饭”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直觉到，这场历险必定会以某种方式的喜剧结尾。所以古肥罗并不可怕，倒是有些好笑——不是《狐假虎威》里老虎那种蠢笨的好笑，而是带着点傻里傻气的滑稽。

新年前夕，剑桥市立图书馆的儿童馆区专门安排了一场《古肥罗》的主题阅读活动。坐在展区中央的朗诵者是一位光头男士，他把古肥罗的故事读得又快又溜，语言的节奏因之而更显鲜明。在他左手边的黄色沙发条凳上，胖胖的古肥罗捧着肚子，正襟端坐，也听着自己的故事，不时举起爪子配合剧情——当然是装扮成的人偶。朗诵结束后，古肥罗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，参加活动的听众争相跟他合影。他成了毫无疑问的主角。

2020年元月，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修辞学教授麦可·伯克到剑桥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做讲座，介绍儿童文学文体学批评的最新动向。讲座是小规模的，主要参加的是研究中心的学者与一部分博硕生。研究中心的主任凯伦·科茨教

授与我们围坐一张课桌，听麦可细讲文体学批评。他从文体学视角细析狄更斯小说的语言形式，将原本的散文语言一句一行地隔开来，顿时令人眼前一亮。随后，他传给大家一份演讲交流的材料，好巧，又是《古肥罗》。麦可兴致勃勃地将唐纳森的韵文读了一遍，细究其中的微妙词法。面对狐狸的邀请，小老鼠回答，“狐狸，你真是好得不成样子”，既在字面意义上礼貌地回应了邀请的“好”意，又以微妙的双关抵挡、消解了其中的“不怀好意”。可怕与可笑的彼此转化，原来早就埋伏在文句间了。讲座间隙的休息时间，我与麦可聊天，说到古肥罗的故事与《狐假虎威》的渊源。他点头称是。有趣的是，从寓言到童话，讽刺的寓意是怎么消退的，幽默的趣味又是怎么升起来的。是在什么时候，一个原本该被讥讽和嘲笑的反角，不知不觉成了聚光灯下的主角？谈到相处，他索性在桌边坐下来，跟我们讨论这篇文字的话语特点。

跟《古肥罗》的风靡有关吧，2009年圣诞节期间，BBC推出了它的同名动画短片。片子长度不到三十分钟，基本是遵照原著的改编，包括语言。动画版本显然很努力地想要重建小老鼠在故事里的主角地位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。然而，当原本欢快密集的节奏不时被角色的犹豫、支吾、思索打断，与古肥罗有关的乐趣也在这样的打断中消淡了原有的光彩。最后，怪兽古肥罗逃走了，机智的小老鼠得到了它的奖赏——一粒美味的榛果。它独自坐在石头上享受榛果的滋味，落日的余晖照进树林，照在石头中央的小老鼠身上，四周是一片安宁的静谧。如果故事里的小老鼠真在哪个角落，一定会为这个英雄回归的时刻感到欣慰。奇怪的是，动画片中，故事的本意或许得到了伸张，滋味却反而变得平淡了。在最后的画面里，与古肥罗有关的冒险顺理成章地回

归智斗故事的古老传统中，很稳当，却也未免平常了些。

也是在同一年，唐纳森和舍夫勒出版了图画书《古肥罗》的续篇。与动画短片的设计相反，这本题为“古肥罗的孩子”的图画书，将叙述的视角、声音都从小老鼠切换到了古肥罗这边。故事开篇的画面里，古肥罗坐在一个树墩上，谆谆告诫眼前的小古肥罗：永远永远别到林子里去，免得遭遇“大坏鼠”。他的女儿当然是不可能听从这种禁令的，好奇心驱使她出发去树林里寻找传说中的“大坏鼠”。“大坏鼠”（Big Bad Mouse）的命名，将这个故事的古老弱者智胜强者的情节与观念模式中抽离出来，直接接续到了后现代图画书的新传统中。曾经的“大坏鼠”，在这里变成了“大坏鼠”，大的成了小的，正的成了反的，权力关系、形式惯性等都在重新洗牌中向我们发出窃笑。

或许，“古肥罗”系列的主角既非老鼠，也非怪兽，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怀有的生存恐惧。古肥罗之于狐狸、猫头鹰、蛇和小老鼠，“大坏鼠”之于古肥罗和他的女儿，既是这恐惧的来源，又是它的产物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什么令我们感到如此害怕。于是，我们用语言、用想象、用笑声、用急智来努力抵抗这种恐惧。然而，明知这是一片又黑又深的树林，小老鼠还是走进了去，明知树林里有可怕的“大坏鼠”，小古肥罗还是走进了去。仔细想想，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呢？

我佩服唐纳森的洞察。当小古肥罗从“大坏鼠”的阴影下逃回洞穴，生活中的它“也许不那么勇气可嘉”，却也因此而“不那么单调无聊”。经历恐惧之后，小老鼠享用着它的榛果，小古肥罗享受着它的呼唤。每个人都有恐惧，但你不必害怕自己的恐惧。穿过它，生活中最寻常的事物，会向我们发出可爱的亮光。

## 笔会

谈艺录

本版图片均选自中华艺术宫“入木——黄永玉版画艺术展”。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”App或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



“文汇报”  
微信公众号